

43.4

945

印行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潘重規署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潘重規署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初版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劉師培講
羅常培記

出版者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
發行者 香港寰球文化服務社

香港興隆街五號三樓
電話四四七八四三
九龍通榮街六十五號三樓
電話八五二八二一

承印者 美泰印刷公司

香港高士打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二四一六八

定價 港幣二元

弁言

——左盒文論之四——

儀徵劉申叔先生遺說

龔年肄業北大，從儀徵劉申叔師（師培）研治文學，不賢識小，輒記錄口義。以備遺忘。間有缺漏，則從同學天津童子如（威）兄抄補。兩年之所得，計有：一、羣經諸子，二、中古文學史，三、文心雕龍及文選，四、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四種。日積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來，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復以興趣別屬，此調久已不彈。友人知有斯稿者，每從而索閱；二十五年秋，錢玄同師爲南桂馨氏輯刻左盒叢書亦擬以此入錄，終以修訂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實恐示人以漢，及避地南來此稿攜置行篋，朋輩復將勸我訂正問世。乃抽暇磨正，公諸世人，用以紀念劉錢兩先生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二

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實正於並時之治中國文學者，

三十年三月三日識於昆明岡頭村北大公舍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目錄

弁言	一
一、緒論	一
二、各家總論	五
三、學文四忌	一
四、論謀篇之術	一六
五、論文章之轉折與貫串	一九
六、論文章之音節	二四
七、論文章有生死之別	二九
八、史漢之句讀	三三
九、蔡邕精雅與陸機清新	三四
十、論各家文章與經子之關係	三八

十一、論文章有主觀客觀之別	四三
十二、神似與形似	四六
十三、文質與顯晦	四八
十四、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	五〇
十五、漢魏六朝之寫實文學	五四
十六、論研究文學不可爲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	五九
十七、論各家文章之得失應以當時人之批評爲準	六三
十八、整與潔	六五
十九、論記事文之夾叙夾議及傳贊碑銘之繁簡有當	六七
二十、輕滑與澁澀	七〇
二十一、論文章宜調稱	七三

一 緒論

自兩漢以迄唐初，文學斷代，可分六期：

一、兩漢 此期可重分爲東西兩期；東漢復可分爲建安及建安以前兩期。

二、魏 此期可專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專治王弼何晏之文。

三、晉宋 此期可合爲一，亦可分而爲二。

四、齊梁

五、梁陳 梁武帝大同以前與齊同。大同以後與陳同，故可分隸兩期。

六、隋及初唐 初唐風格，與隋不異，故可合爲一期。

此六期中專門名家甚多，其選擇標準，或以某家文章傳於今者獨多；或以某家文章於文學流變上關係綦鉅。其在兩漢，則司馬遷史記及班固漢書而外，蔡中郎暨曹子建均有專集傳世，可供研誦。魏代王輔嗣何平叔，兩家之

文，傳於今者獨少，而校練名理，實爲晉宋先聲。亦可選修，藉覘異采。降及晉世，潘陸機特秀。士衡文備各體，示法甚多；安仁鋒發韻流，哀誅鍾美。二子而外，兩晉文集，流傳蓋寡。爰逮宋氏，顏延之謝靈運騰聲。次則沈約宋書，叙論擅奇；范曄後漢，獨軼前作。傅亮任昉，書記翩翩；徐陵庾信，競逐豔藻，斯並當代之逸才，後昆之楷式也。隋迄初唐，習尙未改。扇徐庾之餘韻，標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新聲；雖亦綺錯紛披，而江左之氣骨猶在。嘗謂五代以前文多相同，五代以後，乖違乃甚。故治中古文學者非特可效四傑、卽蘇頌、張說、韓昌黎、李義山之流，亦未嘗不可研覽。然自漢迄唐，可提出研究者甚多，而治一家者固不能不旁及，（如任沈可合觀，徐庾可合觀，又研究陸士衡可溯及蔡中郎之類。）治一代者亦不能不遍觀；治一家宜擷其特長。（如蔡中郎之碑銘，迴非並時文人所及。）治一代貴得其會通。（各期之間變遷甚多同在一代每有相同之點。）抉擇去取，要須以各人之體性才略爲斷耳。此期之參考書，以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省稱全文）最便學者。此書於隋以前文，裒集略

僅，除史傳序贊外，百遺二三。且斷代爲書，覽誦甚易。故凡專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書，即治未有專集之各家者，亦應以此書爲本。

文章之用有三：一在辯理，一在論事，一在敘事，文章之體亦有三：一爲詩賦以外之韻文，碑銘，箴頌，贊誄是也；一爲析理議事之文，論說辨議是也；一爲據事直書之文，記傳行狀是也。三類之外又有所謂「序」者，實即贊之一種。蓋古文序贊不分，後漢書之論卽爲前漢書之贊，論贊之用，並與序同。孔子贊易，乃著繫辭，是作序有韻，亦非無本。自隋以降，序與記傳無別，據事直書，已失涵蓄之旨。唐宋而後，更於序中發抒議論，則又混入論說。其體裁訛變，正與後代混碑銘於傳狀，且復參加議論者，同一不足爲訓：此研究專家文體所以斷自五代以前也。然六朝以上文體亦有譌誤者；如文選中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據漢書王褒傳考之，本爲「對」體，與東方朔化民有道對之類相同，自來未有無韻而可稱頌者。後世因文選之誤，而謂頌可無韻，誠不免展轉傳訛矣。

文章之體既明，然後各就性之所近先決定所欲研究之文體，次擇定擅長

此體之專家，取法得宜，進益必速，故不可不慎也。大抵析理講禮之文應以魏晉以迄齊梁爲法。若嵇康持論，辨極精微，賀循訂制，疑難立解；（魏晉以來之議禮文字杜佑通典所收者甚多）並能陵轍前代，垂範將來。論事之文應以兩漢之敷暢爲法，而魏晉之局面廓張，亦堪楷式，叙事之文（包括紀傳行狀而言）應以史漢爲宗，范曄沈約蓋其次選。諸史而外，則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之類固可旁及，卽唐宋八家亦不可偏廢；此就文章之用言也。若以文體而論，則箴銘，頌贊，蔡中郎陸士衡並臻上選，欲求辭旨文雅，亦可參效任昉沈約徐陵庾信。至於兼長碑銘箴頌贊誄說辨議諸體者，惟曹子建陸士衡二人。任彥昇則短於碑銘箴頌贊誄；庾子山則短於論說辨議。天賦所限，不可強求。且一類之中，亦有輕重；士衡筆壯，故長於碑銘；安仁情深，故善爲哀誄。要宜各就性之所近，專攻一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汪容甫中爲清代名家，而釋其所取法者，亦祇三國志、後漢書、沈約、任昉四家而已。

詞例亦爲專門之學，若能應用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之法，推之於漢魏六朝文學，則於當時用字造句之例，必有剏獲，亦鉅業也。

二 各家總論

史記及前後漢書今並存在，研究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家者，可資深討。漢書太初以前之紀傳，多與史記相同，然同叙一事用字之繁簡各異。例如漢書陳勝列傳刪削史記陳涉世家之處甚多，而「言皆精鍊，事甚賅密。」宜究其刪削之故，以悟叙事之法。史記一書，班固謂其「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亦可以此法參究之。就字句論，漢書省，而史記繁。衡以劉知幾所謂「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一則二書之優劣判矣。由此可悟 凡作紀傳之文，但就行狀本事，晦者明之，繁者簡之而已。又自魏晉以來作後漢書者甚多。范曄之書，不過因前人成業，重加纂訂。然以漢學堂叢書子史鈎沈中所輯諸家後漢書佚文，及汪文臺所輯七家後漢書，與之相較，其不同處，一在用字之簡繁，一在行文之簡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見。亦猶參較左傳事實，而後春秋之筆削可見；參較裴松之三國志注，而後陳壽

之筆削可見也。推此可知，記事之文，第一，應看其繁簡得法；第二，應看其文簡事賅；第三，應看其用字傳事之妥帖。後世史書所以不及前四史者，即由其「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而新唐書及新五代史所以差勝舊作者，即以其知尚簡之義而已。

三家之文，風格不同，而皆有獨到處。史記以空靈勝，漢書以詳實勝，後漢書以精雅勝。子長行文之妙，在於文意蘊藉，傳神言外，如封禪平準兩書，據事鋪敘，不著貶詞，而用數字提空，抑揚自見，此最宜注意處。明歸熙甫以降，論文多推崇史記者，蓋以此也。漢書用筆茂密，故提空處少。而平實處多，至於後漢書記事，無一段不雅，此可以蔚宗以前各家之書推較而知也。

司馬遷之文以史記爲其菁華，此外流傳殆鮮。班固之文，於漢書外，篇章甚多。范曄之文於後漢書外，惟本傳尙存數篇，而後漢書之傳論序贊實其得意之作。墨具佳構；則江革傳序，黨錮傳序，左雄傳論，皆可研誦。尤以黨錮傳序，夾序夾議，敘事即在議論之中，議論又即在敘事之中，且能「抽

其芬芳，振其金石，「字句聲律，並臻佳妙。導齊梁之先路，樹後世之楷模也，宜蔚宗自詡爲「天下之奇作」矣。」（以上合論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家）。

漢文氣味，最爲難學，祇能浸潤自得，未可模擬而致。至於蔡中郎所爲碑銘，序文以氣舉詞，變調多方；銘詞氣韻光彩，音節和雅。（如楊公碑等音節均甚和雅）在東漢文人中尤爲傑出，固不僅文字潤滋，融鑄經語已也。且如楊公碑陳太丘碑等，各有數篇，而體裁結構，各不相同，於此可悟一題數作之法。又碑銘叙事與記傳殊，若以後漢書楊秉楊賜郭泰陳實等本傳與蔡中郎所作碑銘相較，則傳實碑虛，作法迥異。於此可悟作碑與修史不同。清李申耆養二齋文集，雖雜不成家，而有數篇撫擬伯喈，略得梗概，可參閱之。

（以上論蔡邕）。

研究漢人之文，每難確指其得失，及其淵源所自，而研究陸士衡文則觀其與弟士龍論文書，即可瞭然其文章之得失；及其取法蔡邕，兼采曹植王粲之迹。大抵陸文之特色，一在鍊句，一在提空。今人評厲士衡之得失，每推崇其鍊句布采，不知陸文最精彩處，實在長篇大文中能有提空之語。蓋平時

之文易於板滯，陸文最平實而能生動者，即由有警策語爲之提空也。（如豪士賦序弔魏武帝文序之類）故研究陸文應由平實入手，而參以提空之法，否則雖酷肖士衡，亦祇得其下乘而已。又長篇之文最易散漫，研究陸文者，宜看其首尾貫串及段落分明處，至鍊句布采，猶其餘事也。其記事之文傳於今者甚少。（以上論陸機）。

稽叔夜文，今有專集傳世。集中雖亦有賦箴等體，而以論爲最多，亦以論爲最勝，誠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研究嵇文者自當專攻乎此。觀其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篇，持論連貫，條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創。其獨到之處一在條理分明，二在用心細密，三在首尾相應。果能得其胎息，則文無往而不達，理雖深而可顯。然自魏晉以降，惟顧歡夷夏論，張融門律之類，尙能承其矩矱，後世不善持論，每以理與文爲二事，故說理之文遂成語錄。邇者哲學昌明，思想解放，儼能紹嵇生之絕緒，開說理之新途，實文士之勝業也。（以上論嵇康）。

傅季友與任彥昇實爲一派，任出於傅，梁書已有明文。（案梁書任昉傳云：

一王儉每見昉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又云「昉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二子之文有韻者甚少，其無韻之文最足取法者，在無不達之辭，無不盡之意，行文固近四六，而詞令婉轉輕重得宜。黃神稱彌衡之文云：「此正如祖意，如祖心中所欲言，」傅任之作，亦克當此。且其文章隱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滯，毫無痕跡；潛氣內轉，句句貫通；此所謂用典而不用於典者也。今人但稱其典雅平實，實不足以盡之。大抵研究此類文章首重氣韻，浸潤既久自可得其風姿。至其詞令雋妙，蓋得力於左傳國語，宜探其淵源，以究其修辭之術。案傅任所作均以教令書札爲多，惟以用典入化，造句自然，故迥非其他應酬文字所能及耳。清汪中述學頗得傅任隱秀之致，宜參閱之。（以上論傅亮任昉）

六朝文之傳於今者，以沈休文爲最多，而宋書實其大宗也。宋書爲三國志以下最古之史，叙事論斷，並有可觀。其紀傳叙論亦能夾叙夾議，各有警策。蔚宗而後，此實稱最。至其辨理之文，（如難神滅論等）源出嵇康，在

齊梁之時，固足成家，而以參用藻采，不免浮泛，故與其法沈。無寧宗嵇，其表啓作法，與任昉同，特不及彥昇之自然耳。（以上論沈約）

庾子山文雖遜於前述諸家，然亦有可研究者。大抵六朝時人，皆能作四六文，工對仗，善用典；而徐陵陳信所以超出流俗者，情文相生，一也；次序謹嚴，二也；篇有勁氣，三也。故普通四六，文盡意止，而徐庾所作，有餘不盡。且庾文雖富色澤，而勁氣貫中，力足舉詞，條理完密，絕非敷衍成篇。（如哀江南賦等長篇用典雖多，而勁氣足以舉之。）以視當時普通文章，殆不可同日語矣。有清一代學徐庾者，惟陳其年維棖可望其肩背，宜參閱之。（以上論陳其年）